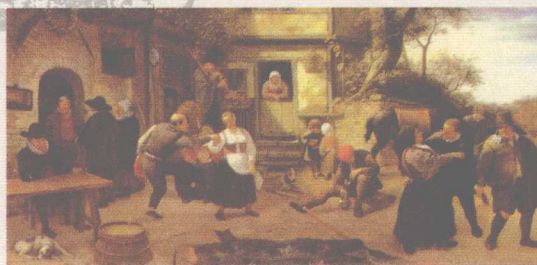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苏]高尔基 著 文 良 译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Мать



我的大学·母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苏]高尔基 著 文 良 译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Мать



我的大学·母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大学;母亲/(苏)高尔基(Горький, М.)著;

文良译. 一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苏俄. 1/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85-4

I. ①我… ②母… II. ①高… ②文…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苏联 IV. 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3197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我的大学 母亲

作 者 (苏)高尔基

译 者 文 良

责任编辑 段秋艳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4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85-4/I·1896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我的大学

我的大学	2
------------	---

母 亲

上 部

第 一 章	98
第 二 章	102
第 三 章	109
第 四 章	118
第 五 章	123
第 六 章	129
第 七 章	134
第 八 章	139
第 九 章	147
第 十 章	152
第十一章	158
第十二章	164
第十三章	167
第十四章	180

第十五章	185
第十六章	192
第十七章	199
第十八章	207
第十九章	214
第二十章	219

下 部

第一章	226
第二章	233
第三章	242
第四章	251
第五章	260
第六章	266
第七章	274
第八章	280
第九章	286
第十章	294
第十一章	304
第十二章	316
第十三章	323
第十四章	333
第十五章	341
第十六章	352
第十七章	361
第十八章	365
第十九章	372

学大西英

我的大学

我的大学

于是，我动身前往喀山，最起码是跨出了读大学的头一步。

一个名叫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的预科生使我起了读大学的念头——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相貌英俊，一双如同女人般柔媚的眼睛。那个时候他居住在我同一栋房子的阁楼上，时常碰见我夹着书本，便愈想与我结识，时间不长他便使我坚信，在我的身上具有“从事学术的天赋”。

“您生来就是为了未来科学，”他断言，一面潇洒地将他的长发一甩。

当时我还不知道，就连一只豚鼠也能对未来科学做出贡献；不过叶夫列伊诺夫却煞费苦心地向我表明，大学中匮乏的恰恰是像我这样的家伙。当然，他和我回顾起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来作为论证。叶夫列伊诺夫还说，到了喀山以后，我能暂且住在他家，用一个秋冬的时间完成预科课程，接着去随便参加“几场”考试——他就是这么说的：“几场”；然后大学就会发给我奖学金。再过大约五年的时间，我就会成为一名“学者”了。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简单，可叶夫列伊诺夫那时终竟才十九岁，怀着一付热心肠。

他终考后便回家了。差不多两周之后，我也随之启程。临别时，外祖母叮嘱我：“你可不要再与外人耍脾气了。你总是闹脾气，对人总那么严厉苛求。这种脾气都是跟你外祖父学的。然而——你看看他，你的外祖父又怎么样啦？可怜的老头儿，活了多半辈子，结果却老成了个傻瓜。你千万得记着：上帝不责备他人，魔鬼才喜欢干那种事儿！唉，再见吧——”

她一面揩掉她晦暗松弛面颊上的几颗泪珠，一面对我说：“将来咱们恐怕见不着了。你的心跑野了，越跑越远，可我却行将入土。”近来一段时间，我经常离开亲爱的外祖母，很难与她见上一面。此刻我心头忽然感到非常难受，我将来兴许再也看不到这位骨肉相亲的人，当真要与我分别了。

到了船上，我在船尾始终看着她。她站在码头边在胸前画着十字，另外一只手拿破旧的披巾角揩拭着她的面颊，揩拭着她那闪烁无限慈善的黑色的眼睛。

我终于抵达那个半鞑鞑化的城市。到了一座小山脚下狭窄荒僻的街道，我在一间

小平房的陋室中落了脚。平房的一面朝向一块处长满了茂密杂草的空地——那是一片遭火灾后的废墟。在苦艾、牛蒡和马蓼的草丛深处，在灌木丛的环绕当中，隐约矗立着一大堆倒塌建筑的废墟，废墟底下有个大地窖，一群流浪狗就住在里面，或死在里面。我一辈子都清楚地记得那个地窖，它是我所读大学中碰见的头一所大学。

在叶夫列伊诺夫的家——母亲和两个儿子仅仅靠着少得可怜的养老抚恤金过活。我刚到他们家的头几天，经常看到身材矮小、面无血色的寡妇从市场回来，将买来的物品放到厨房的桌子上面，开始苦思冥想这道难题：怎样用这几块很小的下脚肉做出一顿丰盛美味的佳肴，来喂饱三个身强体壮的男孩子——这还没包括她自己？

她沉默寡言。她那一对灰色的眼睛里却蕴藉着温柔和无奈的固执，像一匹精疲力竭的驾辕老马。它沿着山坡向上拉车，明知无力到达，却仍旧拼命朝上拽！

来到叶夫列伊诺夫家三四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去厨间帮她洗蔬菜。她的两个儿子此刻还在酣睡中。她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我：“您来这里做什么？”

“读书，上大学。”

只见她的眉梢慢慢向上一挑，前额菜色的皮肤也跟着起了皱纹。她手里的刀掉了，划伤了她的指头。她用嘴吸吮着伤处，跌坐在椅子上，然而又马上蹦起来，说道：“啊，真是活见鬼！”

她拿手绢包扎好手指头以后，夸赞道：

“土豆皮您倒是削得不错。”

我自己当然知道削得不错！我对她讲起过去在轮船上做帮厨的事儿来。她问道：“您觉得仅凭这点儿本事就可以上大学么？”

当时我还不明白什么是诙谐嘲讽。我对她的问题十分当真，立即对她讲起我的周密打算，同时妄下结论说，学术殿堂的大门对我是敞开的。

她叹着气埋怨道：

“唉，尼古拉，这个尼古拉呀！”

正好这时尼古拉走进厨房洗漱——他睡眼朦胧，头发乱蓬蓬的，而且还是以往那付乐天派的模样。

“妈妈，吃顿肉饼该多好。”他说。

“行，那就吃吧。”母亲同意了。

为了急于显示一下在烹饪方面的特长，我说做馅饼这肉的肉质不够好，此外，也太少了点儿。

这几句话惹得瓦尔瓦拉·伊万诺芙娜即刻大动肝火。她着实不客气地数落了我几句，弄得我满面赧赤，耳根子发烧。她将洗好了的一捆胡萝卜扔到桌上，转身离开了厨间。尼古拉朝着我挤挤眼，对母亲的言行解释道：“耍脾气呢。”他大模大样地坐在长凳上，和我说女人通常就比男人更神经质，她们生性就是这样，并说仿佛瑞士有个颇有名望的科学家毋庸置疑地证实过这一点，有个叫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英国人也

曾探讨过这一课题。

尼古拉非常乐意开导我，一遇到合适的机会，便向我的脑子里灌输那些在生活里不可或缺的教诲，缺少那些东西则难以存活。我如饥似渴地聆听他的教诲，以致后来居然将傅科、拉罗什富科与拉罗什雅克兰弄混了，把他们当成了同一个人，怎么也分不清到底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砍了迪穆里兹的头呢，还是正好相反，迪穆里兹砍了拉瓦锡的头。这个热心肠的小伙子一门心思想要“开导我成才”。

他很有把握地承诺可以达到这一点。然而，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其它条件来按部就班地指导我。年轻人那种自我与少虑的盲目性，让他看不到母亲是在如何含辛茹苦、精疲力竭地操持家务。同时，他那个迟钝寡言的还在上学的弟弟更留意不到这一点。

然而我很早便发现了这里的厨房技艺和经济调配的奥秘。我真切地感到这位母亲做饭菜的煞费苦心，每天既要养活自己的两个儿子，还得喂饱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俗的流浪儿的肚子。不用说，我咽下的每一小块面包，都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压住我的良心。我准备出去找点儿活儿做。

我每天一大早便躲出去，确信饭点过去之前一直呆在外面；碰上刮风下雨，我便待在那个偏僻的火灾废墟上的地窖里。在那儿，我坐在死猫死狗当中，嗅着动物尸骸的腐臭，聆听外面瓢泼大雨的哗哗声与狂风的怒吼。我顿时恍然大悟，上大学仅仅是个空幻的梦想而已，当初我倒不如跑到波斯去还好点儿。

接着我将自己想像成一名老魔法师，可以使每一粒小麦和黑麦都能长得像苹果那么大，每个土豆都会长到一普特重——不管怎么说，为这片沃土普施恩惠，这片土地上受苦受难的也并非我一个人。

我沉湎于进行伟大的冒险与建功立业之中。在生活艰难困苦的时期，这样的想像给予我莫大的帮助，由于这种苦难的日子十分漫长——我便愈加沉浸在幻想之中。我根本就不期待外界的帮助，也并不指望偶然的好运降临，然而我逐渐磨炼出坚韧的意志。生活的条件愈艰苦，我便感到自己变得愈坚强，甚至可以使智慧得以增长。我从小就明白，人是在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停抗争中成长的。

为了填饱肚子，我时常去伏尔加河边的码头上干活，在那里赚个十五到二十个戈比也并非什么难事。在这里，与搬运工、流浪汉和窃贼为伍，我感到自己好像是一块投进熊熊炉火里的铁块，每天都会留下紧张炽烈的印象。

在这儿，那些赤裸裸地坦率鲁莽、生性粗野的人群，总在我眼前走马灯似地消遣娱乐——我喜欢他们此种对生活的怨恨，也喜欢他们对世间全部的一切都持着敢爱敢恨的潇洒人生态度和对自己的毫不在乎。因为以前的各种直接经历，我不自觉地和这些人接近起来，并迫不及待地想加入这伙放荡不羁的人群里去。而且再加上我曾经读过的布雷特·哈特的作品与另外一些“低级趣味”的小说，愈加增强我对这群人的可怜。

以前是师范学院学生而眼下专以盗窃为生的巴什金，是个饱经风霜、害了肺病的

人。他显得非常机智地对我说：“你干嘛始终像个娘们儿似的胆小怕事，畏缩羞涩，难道害怕别人损害你的名誉吗？名誉对一个娘们儿而言，永远都是资本；但是对你而言，只是一具枷锁。一头牛之所以老实，是由于它只配吃干草！”

巴什金长着一头棕发，脸刮得光光亮亮，活脱脱一个准备登台的戏子，矮小的身体移动起来如同猫一般轻盈敏捷。他始终以导师与保护人的身份自居。我也能够看出，他从内心深处希望能够为我指点迷津，并在一生当中干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他机智过人，看过很多好书，他最爱看的书是《基督山恩仇记》。

“这本书中不仅有人生追求的目标，还有恒心。”他说。

他有酷好女人的癖瘾，聊起女人就意醉神迷，呲牙咧嘴，那孱弱的身躯还会出现阵阵痉挛。这种痉挛是那么别拗，像是某种生理病态。但是我仍旧聚精会神地听他讲，并感到他说得非常动听。

“女人呵，女人！”他咏叹道，蜡黄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乌黑的眼珠闪烁出狂热。“为了女人，我什么都能豁得出去。跟魔鬼一个样儿，女人压根就没有罪恶感！在爱海中生存——没有比那更美的事儿了！”

他具有讲述故事的天赋。不费吹灰之力，他就能为妓女们编不少有关红颜薄命或情天恨海的小曲儿。他所编的小曲儿在伏尔加河沿岸所有城镇纷纷传唱。

下边便是他编的流传很广的小调之一：

小妞貌丑又没钱，

衣裳褴褛又破烂，

有谁愿娶她为妻？

相伴怪物度残年！

我有个行踪诡异的朋友名叫特鲁索夫。此人相貌堂堂，衣着考究，手指像器乐演奏家般纤细而修长。他在舰场区有一间小店铺，上面挂有“钟表修理”的牌子，可事实上干的却是销赃的勾当。“别什柯夫，你可别去学鸡鸣狗盗的事情！”他一面很正经地捋捋自己的灰白胡子，眯缝起一对儿粗莽狡黠的眼睛，一面对我说。“那不是你该走的道，我看得出来。你是高档次那类人。”

“你说的高档次那类人是什么意思？”

“哦，就是那些没有嫉妒心的人——仅有一颗好奇心而已。”那句话对我来说并不够贴切，其实我经常对很多事儿怀有嫉妒心。比如说，我对巴什金的语言表达天赋就很嫉妒——他富有创意和诗韵的语调、他绘声绘色的叙说以及他曲折的表述方式。记得他讲一个爱情故事的时候，开始便如此描述：“在漆黑的夜色里，我如同一只待在树洞里的猫头鹰那样，蜷缩在荒僻小城斯维亚日什克的一家客栈里。但是外面正值深秋十月，细雨连绵，金风萧瑟，就像一位备受屈辱的鞑靼人在拖长嗓音倾诉着自己的哀

怨——呜呜的永无休止……

“……然而正在此时此刻，她来了，是那么轻盈、娇艳，好像旭日初升时的云朵，她的眼神却流露出那伪饰的天真烂漫。‘亲爱的，’她用极为真诚的嗓音说，‘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我明知她在撒谎，然而——却宁愿相信这是真情！我凭头脑的理智确信一切都是谎言，而我的内心却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她会伪装。”

他讲故事时半合着双眼，身体有节奏地不停摇摆，还常常用手按住自己的胸膛。

他的嗓音有些喑哑，并没有什么特色，然而一字一句清晰感人，仿佛夜莺在歌唱。

我还嫉妒过特鲁索夫。他说起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的故事，技巧非常娴熟，兴味盎然，对主教们的生活肆意嘲讽。有一回他竟然偷偷地说起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来：“这个沙皇可真称得上是位圣明之君！”

小说里经常有那么一类“恶人”，读者看到小说的结尾处，他们就会出乎意料地变为品德高尚的英雄。我觉得感到特鲁索夫便是那类人。

有时在炎热的夜晚，大伙儿就渡过喀山河，到彼岸的草地与小树林中去，在那里一面吃喝，一面倾诉各人的心事，然而大部分谈的是困苦的生活呀，人和人之间奇异的纠纷呀，最热门的话题是女人。聊起女人来，他们始终是充满了怨恨，充满了忧伤，有的时候聊得反而令人感动，并且几乎一直是流露出那么一种心情，好像要看穿这充满人生意想不到的满是蛇蝎的黑暗世界，在星光黯淡的黑魇魇的夜空之下。

我和他们在树林茂盛的、炎热的洼地里共住了两三次。这儿因为靠近伏尔加河，潮气很大，黑暗里船上的每一盏桅灯的灯火，如同金灿灿的蜘蛛在夜幕中移动。在漆黑陡峭的河岸上，闪烁着一簇簇、一串串的灯火，这是富裕的乌斯隆村的小酒铺和住宅中透出的亮光。轮船的外轮片隆隆地拍击着河水，轮船上的水手们在狼嚎一般拼命嚎叫，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人用锤子在敲击船帮，传来拉长声调的凄厉的歌声——不知道什么人在排遣心中的忧伤——不知不觉地给人们的心里平添一份哀绪。

听见这些人们悄悄谈话——他们在思索怎样应对艰难的生活，倾诉着自己的心事，几乎谁也顾不上听谁的，更使人愁上加愁。大家在灌木丛里或坐或躺，吸着烟卷，有时并不贪喝地来上一口伏特加或是啤酒，接着他们便陷入了沉思，回想起自己难以忘却的往事。

“看，我过去遇见过这样一档子事儿，”黑夜里一个伏在地上的人说。

听完故事结尾后，大伙儿异口同声地说：

“不错，还经常有类似的事儿。类似的事情会发生的。”

“以前有”、“如今还有”、“从前常有”，听了这些话，我心中仿佛感到今天夜晚他们已经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历过了，将来不会再有任何新鲜的事物了！

这样的想法让我故意疏远巴什金与特鲁索夫，然而我仍旧喜欢他们两个，并且从我的生活历程来说，倘若我走他们的生活之路，那是顺理成章的。想追求社会上层的

生活与进大学念书的理想遇到挫折，又让我去更加接近他们。在忍受饥饿、憋气与烦恼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可以干点触犯“神圣的私有制”的勾当，并且能干其它的犯法行为。可是，年轻时代的崇高理想不允许我偏离我应该走的光明大道。

当时除去人道主义的布雷特·哈特的书籍与低级趣味的小说以外，我还读过很多内容正经的书——这些书激起我对某种尽管不太清晰，然而比我所看到过的一切更有价值的美好前程。

在那同时，我又认识几个新朋友，也得到一些全新的印象。当时预科生经常到叶夫列伊诺夫家旁边的那片空地上玩一种击木游戏，其中有个名为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学生让我特别着迷。

那个小伙子长得像日本人，皮肤略黑，头发蓝黑蓝黑的，脸上满是极小的雀斑，仿佛抹过火药一般。他始终非常乐观，玩游戏机智灵巧，和人交谈幽默俏皮，他的身上蕴含有种种才能。他同几乎一切俄罗斯许多有天赋的人一样，就靠这样的生活，也不想去发展与提高这样的天赋。

他听力敏锐，对音乐有着出众的鉴赏力，并且喜爱音乐，还可以熟练地弹奏古斯里、三弦、手风琴，然而不去尝试深究更高级、演奏起来更困难的乐器。他非常贫穷，衣衫破烂，但是他那皱褶的旧衬衣、到处挂补丁的裤子，还有底儿磨出小洞的靴子，却和他的豪放不羁的性格、强健体魄的敏捷动作与大刀阔斧的气质相契合。

如今他像一位久患重症、刚刚由病床上爬起来的人，或是像一个昨日刚从狱中获释的囚徒，对生活里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都觉得赏心悦目，一切都让他感到很惬意，他经常如同点燃的花炮一般跳来跳去。

得知我处境窘迫，生活没有依靠，他便劝我和他一块儿住，并能够为当个乡村教师做准备。接着我就住到“马鲁索夫卡”这个怪异但十分热闹的贫民窟来了，也许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学生都清楚这个所在。事实上这是一座坐落于雷布诺里亚德斯卡亚大街上的破烂不堪的大房子，仿佛它是由饥饿的大学生、妓女，还有那群受尽折磨而失去形态的穷鬼们从房主手里抢来的。普列特尼奥夫睡在走廊中那通往阁楼的楼梯下面。

他那儿放有一张轻便床，而在走廊另一头的窗口摆有一张桌子与一把椅子，这便是他的一切家当。走廊通着三个房间，两个房间内有妓女居住，第三个房间中住着一个得肺病的师范学校数学系的学生。他高大并且瘦削，样子非常可怕，全身长满火红色的坚硬毛发，肮脏的破衣服几乎不能遮羞，由肮脏破衣的破洞中十分骇人地露出青乎乎的皮肤与非常瘦弱的肋骨。

他好像总是咬手指甲，将手指甲都咬破了。他没黑夜没白天地画着什么，算着什么，不住地吭吭地咳嗽。妓女们觉得他是个疯子，都很怕他，然而出于同情之心，经常将面包、茶叶和方糖悄悄地放到他的门前。他看到了，从地上拾起这些东西，一古脑儿地搬回自己的屋里去，一边像一匹累坏了的马一样呼呼地直喘粗气。如果她们忘记了，或是因为什么原因没给他送吃的来，他就打开房门，就会听到走廊里传来他沙

哑地喊叫：“面包！”

他那两只深陷在发黑的眼窝里的黑眼睛，经常闪烁着狂躁高傲的神情，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身材矮小的驼子来找他，这驼子拐着一条腿，在肥笨的鼻子上架有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花白，一张常人一般冷淡的黄脸上经常凝着狡黠的笑容。接着他们牢牢关起房门，连续几个钟头默不作声地呆坐着，气氛显得异常宁静。然而有一天夜里，这位数学系的学生嘶哑、气愤的吼叫声把我惊醒了。“噢，依我看，这里分明就是监牢！几乎像个牢笼，不错！是个耗子笼！不错！是个监牢！”

然后驼子发出尖锐刺耳的嗤嗤笑声，不停地重复说着一句让人无法理解的话，然而这个数学系的学生已经怒不可遏了：“见你的鬼！给我滚！”

他可怜的客人急忙滚出房门，一面咕嘟着，尖声咒骂着，一面用宽大破旧的斗篷裹住残疾的身子。这时候又瘦又高、脸色让人害怕的数学系学生站在门前，一只手的手指插进蓬乱的头发里，嘶哑的喉咙里说着：“欧几里得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傻瓜！大笨蛋！我能够说，上帝比这个希腊鬼更机智！”

说完以后，他砰地一下用力把门关上，震得房间里不知什么东西咣啷一声掉在地上。

此后没有多长时间，我知道了这个人原准备用数学来证明上帝确实存在，然而他还没有时间证明，就离开了人世。

普列特尼奥夫在一家印刷厂做报纸夜校工作，每个晚上可以赚十一戈比。假如我没有时间外出干活儿赚点儿钱的话，那我们两个每天只可以买四俄磅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方糖来填肚子。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去找活干——我还要参加考试。

我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来学习各类科目，那种难以解释、必须死记硬背的古老呆板的语法格式，特别让我感到恼火，我根本就不会用老百姓那种生动活泼、机巧但非常富有表现力的俄语来替代古老生硬的语法。好在我很快就明白，我学这门课程还操之过急，即便我现在顺利通过乡村教师的资格考试，因为年龄太小，我同样不能得到那个位置的。

普列特尼奥夫与我睡在一张单人床上，我晚上睡，他白天睡。每次早晨他干完一整夜的工作而精疲力竭，带着更加乌黑的面色和红肿的双眼回来时，我立即奔到小酒铺去打开水——茶炊我们当然不会有。接着我们坐在窗口吃早餐，边吃面包边喝茶。古里常给我说报上的新闻，读署名“红色骨牌”的酒鬼专栏作家让人发笑的打油诗。

古里对生活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让我始终弄不明白，我仿佛感到他对人生的态度，就与那个倒卖女人旧衣服和兼做拉皮条买卖的肥头大耳的婆娘加尔基娜没什么不同。

古里就是从这个婆娘那儿租到楼梯底下的那个休息之地的。然而他没钱付“房”租，只能以给她讲讲笑话，拉拉手风琴，还有唱几支悦耳动听的歌当作租金。每当他歌唱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会闪烁着嘲笑的冷漠光芒。加尔基娜婆娘年轻的时候曾是歌剧院的合唱歌手，对歌曲非常精通，经常被感动的热泪盈眶，一串串的泪珠扑簌簌

地从她那不知羞耻的眼睛里滚落到这个贪喝贪吃的女人那醉得发肿的脸颊上，接着她伸出粗大的手指拭去两颊上的泪珠，随后用一块脏乎乎的小手帕慢慢悠悠擦手指。

“啊，古里，古里，”她连声赞叹道，“您确实是个真正的歌唱家啊！假如您长得再漂亮点儿，我能够让您走运！您知道，我已经介绍过多少个年轻小伙子去找那些独守空房、内心孤独的女人消遣呢！”

有一位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就居住于我们头顶上面的阁楼中。他是个大学生，皮匠的儿子，中等个儿，宽宽的胸脯，下身非常瘦弱，整个身子看起来仿佛一个倒放的三角形，然而下方这个锐角略微折了一点——这个大学生的一双脚很小，像女人的脚一样；并且他那紧缩在两个肩膀中的脑袋也很小，上面覆盖着一层如同鬃毛的火红头发，一张毫无生机、没有血色的脸上表情忧郁地鼓出来一对绿色的眼睛。

这个大学生真有点儿叛逆精神，他因为违背父亲的命令，落得如同一条丧家狗一般在外饥寒交迫，后来费了很大劲儿，花了很长时间才从普通中学毕业，后来才好不容易进入大学读书。然后他发觉自己有副好嗓子，可以唱低沉、圆润的男低音，接着又准备专攻唱歌了。

由于这个原因，加尔基娜才来找他，介绍他去陪伴一名差不多四十来岁的富商太太。这个太太有个儿子，正在读大学三年级，她还有个女儿，好像也快中学毕业了。商人太太身体瘦削、胸部扁平，身子直挺挺的，像一个士兵，没有一点儿女性魅力。她的脸仿佛绝欲的修女一样冷漠，两只灰色的大眼睛凹陷在黑眼窝里。她经常穿着一件黑颜色的连衣裙，头上戴着旧式丝巾，两旁的耳垂上挂着镶嵌有绿得耀眼的宝石耳环。

这名女人经常在夜晚抑或一大早来找这个大学生，我曾不止一回地看到，她动作敏捷地跳进大门，然后迈着坚定的脚步往院子走去。她的脸看起来十分吓人，嘴唇抿得很紧，几乎看不到，眼珠倒是全瞪了出来，用命里注定要遭受痛苦的慌张神情看着前方，让人感到她是个睁眼瞎。尽管不能讲她相貌丑陋，然而从她身上能够清晰地觉察出一种紧张的心情，这样的紧张心态仿佛把她的身体拉长了，变成了畸形，面庞紧绷，非常怪异。

“看，”普列特尼奥夫说道，“确实是个疯子！”

大学生十分讨厌她，躲着不见，但是她如同一个不留情面的讨债鬼和歹毒的密探，时刻盯着他不肯放开。

“我确实是个无耻的人呀，”有一回大学生带些醉意，后悔地说道。“我为什么要学唱歌呢？就我这副德行，谁都不可能叫我登台演唱，这绝不可能！”

“那就和那个女人吹了吧！”普列特尼奥夫劝导他说。

“唉，然而我又同情她！我简直受不了她，但是又同情她！假如你们能知道她是怎样盯着我的就行了，哦……”我们已经知道了，由于一天晚上，这个富商的太太站在楼梯上面，用沉重、颤抖的嗓音乞求大学生说：“看在基督的名义上……我的心肝

儿！噢，看在上帝的份上！”

这位富商的太太是家大工厂的老板，拥有万贯家资。她曾为产科进修班捐了一笔巨款，然而她平常却像一个乞丐，乞求大学生的爱情。

喝完茶以后，普列特尼奥夫便躺下睡觉了，我去外面寻找活儿干，等天一黑我回到家，那时他又必须去印刷厂干活了。如果我运气好带回来面包与香肠，或是什么煮“下水”，我们两个就对半分，他拿着自己的一半。

在独自一个人闲费时，我就在马鲁索夫卡这个贫民窟的走廊与每个角落来回巡视，看看我的新邻居们是怎样生活的。在这个大房子中大家伙住得非常拥挤，简直像一窝蚂蚁。里面散发着阵阵冲鼻的酸腐气，角落里看起来阴森可怕，仿佛隐藏着与人类敌对的仇恨。这里从清早到深夜一直都没有过片刻的安宁，缝纫女工们的缝纫机不住地发出嗒嗒地响声，轻歌剧班子的女歌手在吊嗓儿，那位大学生低沉地练着音阶，一个疯疯癫癫的酒鬼戏子正高声地朗读台词，喝得醉醺醺的妓女们大呼小叫地狂喊——看到这所有的一切，我的心中自然产生一个难以解释的疑问：“他们做的这所有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在一帮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年轻人中间，有一个早已秃顶、长有一圈红头发、颧骨突出的人。他挺着大肚子，两条腿十分细弱，一张笨嘴唇中包着一口如同马一般的大牙——因为这一口大马牙，大伙儿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红毛驽马”。他经常在那儿无所事事、游荡闲聊。他和自己的亲戚，辛比尔斯克的那帮商人，打了三年官司，遇到人便声称：“我豁出命去也不叫他们好过——必须要折腾得他们完全倾家荡产不可！让他们去要饭，过上三年乞丐生活。在这以后，我才把打官司赢来的所有东西全部还给他们，并对他们说：‘怎么样，你们这帮狗奴才们？这回还敢和我较量吗？’”

“驽马，这便是你人生的目标么？”其他人这样问他。

“我就是这么一门心思地追求这个目标。除此之外，我是什么事情都不去做！”

他每天十分繁忙，除了在区法院穿行，就是跑高等法院，或是去找自己委托的律师。一到夜晚，他经常坐着马车拉回来大包小包吃的喝的东西，接着在自己那间天花板将要坠落、地板将要塌陷的肮脏屋子内热热闹闹地举行晚宴，将大学生们、缝衣女工们，还有凡是希望来吃一顿饱饭与喝几口的人都请来。红毛驽马本人只喝朗姆酒（这样的酒不管溅到桌布上、衣服上还是地板上都会留下洗不去的深褐色斑点）。喝醉以后，他就嚎叫起来：“你们都是我可爱的小鸟啊！我爱你们，你们都是一些好人！但是我是一个恶棍，一条吃人的鳄——鱼，我想要吃掉我的那些亲戚，一口吃掉他们！真的！我无论如何也不叫他们好过，然而……”

喝醉了的驽马仿佛受了委屈似地眨巴着双眼，一面叫喊一面流下泪来。变得难看的高颧骨的脸上到处都是泪水。他习惯的动作就是用自己的手掌抹抹眼泪，往膝盖上擦擦——因为他那肥大的裤腿上总是带着油迹。

“你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啊？”他高声喊道。“经常是忍饥挨饿，经常是挨冻，衣

衫破旧不堪——难道人就应该这样活着吗？凭什么你们要过这样的生活？噢，假如皇帝知晓了你们是怎样生活的……”说着，他从衣兜里抓出一大把五颜六色的纸币，高声说：“弟兄们，有谁需要钱？随便拿吧！”

那些女歌手与缝纫女工蜂拥而至纷纷要从他那毛茸茸的手中夺过钱来，此刻他却放声大笑，说道：“这钱并非给你们的！是给那帮大学生的。”

然而那些大学生不拿他的钱。

“叫你的臭钱见鬼去吧！”皮匠的儿子满腔怒火地吼着。

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手里捏着一大把揉成一团的十卢布票面的钞票来到普列特尼奥夫这儿。他将钞票朝着桌上一扔，说道：“看，这些钱你要吗？我可是不要了……”然后他一斜身往我们的床上一躺，高声吼叫，嚎啕大哭，致使我们必须向他嘴里灌水，向他头上浇凉水，让他醒醒酒。待他昏昏沉沉进入梦乡以后，普列特尼奥夫试着将这些钞票展开，然而不行，由于这钱抓得太狠了，必须先把它们用水润湿，才可以一张一张揭开。

这个大贫民窟的几扇窗户全正对着隔壁屋子那面石砌的墙，看起来压抑而又憋闷，这时候是乌烟瘴气，到处都是肮脏不堪，一片嘈杂声，令人很心烦。驽马嚎得最欢。

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住这里，而不去住旅馆呢？”

“我的小兄弟，因为要图个心情痛快！与你们在一块儿，我可以体会到人间的温情。”皮匠的儿子表示同意地说：“说得不错，驽马！我也有和你一样的感觉。如果是我，还流落在其它的地方，恐怕早就废了。”这时候红毛驽马恳求普列特尼奥夫：“弹起你的琴！唱吧……”古里将古斯里琴放在膝盖上，一边弹一边唱：

升起吧，快升起吧，
那灿烂明媚的朝阳，
用红晕将苍穹渲染……

他的歌声悠扬婉转，动人心弦。

屋子内逐渐安静下来，大家都沉浸在这如泣如诉的歌声和哀怨的琴声之中了。

“唱得太棒了，伙计！”那个给富商的太太做陪伴的可怜的大学生高声赞叹道。

在这座古老的大屋怪异的居住者当中，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可以称得上是非常聪明的，他会营造快乐的气氛，生活当中充当了仿佛神话故事之中给人带来快乐的魔法师的角色。

他心胸非常开阔，生气勃勃，充满着年轻人的热情，经常说一些十分幽默的笑话，唱些美妙动人的歌曲，尖锐地抨击社会上的旧俗与陋习，敢于揭穿生活里的不平等现象，为人们黯淡的生活添加了绚丽的色彩。

他只有二十岁，看起来好像还是孩子，然而这个大家庭中的全部人都把他看成

一个大人，拥戴他，信任他，在大伙儿碰见困难的时候可以给他们出些顶好的主意，并且总可以给他们实际的帮助。因此好人喜欢他，恶人害怕他，甚至连老警察尼基福里奇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也总是露出一张笑脸。

马鲁索夫卡大院坐落在那条到山上去的“通道”旁边，连接着雷布诺里亚德大街与老戈尔舍奇纳两条大街，在这条道的尽头，距我们的住宅大门很近的地方，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孤零零地矗立着尼基福里奇的岗亭。

尼基福里奇是我们这条街上的警长，一个身材高大、身体瘦削的老头儿，胸前经常挂满奖章。他的脸看起来还算聪明，笑的时候倒也亲切，两只眼睛掩饰不住狡猾的神色。

他对这个人员复杂、一直都闹闹哄哄的大房子是十分重视的；他一日好几回全副武装地来这里巡视，在外面不紧不慢地转悠着，偶尔地朝大屋的窗户里看看，就仿佛动物园里的管理员在查看铁笼里的野兽一般。

就在这年冬天，在这座大房子的一个房间中，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与斯科别列夫带领的阿哈尔捷金远征的参加者、一只胳膊的军官斯米尔诺夫与士兵穆拉托夫遭到逮捕。除去他们两个，被捕的还有佐布宁、奥夫相金、格里戈里耶夫、克雷洛夫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人。他们就因为企图建立一个秘密印刷所，还有穆拉托夫与斯米尔诺夫在星期日的大白天到坐落在城中闹市的克柳奇尼科夫印刷所盗窃铅字这件事被逮捕的。

没过多久的一天夜晚，在我们大屋内居住的终日哭丧着脸的大高个儿，也就是我为他起了个外号是“活动钟楼”的那个人，也让宪兵给抓走了。次日清晨，古里知道了这件事，愤怒地揪着自己的黑头发，对我说：“看，马克西莫维奇，情况不是很好，你快点儿去跑一趟……”

他告诉我应该到哪里去，然后又加了一句：“当心，必须谨慎！或许那儿有密探……”让我去完成这项秘密行动使我顿然兴奋不已，我好像一只疾飞的雨燕忽然飞进了舰船修造厂区。到了那儿，我进入一家昏暗的铜匠作坊，看到一个满头白发、有一对碧蓝眼睛的年轻人。他在焊一口带耳平底锅，看起来不像是个工人。在角落的老虎钳旁，有个低矮的、满头白发用一根小皮带箍起来的老头儿，他正忙着打磨一只龙头。

我对这个铜匠说：“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活儿做？”

小老头儿怒气冲天地回答说：

“我们有活儿做，但是你没有活儿做！”

那个年轻的工作者匆匆瞧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焊他的锅子。我把脚伸出来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脚，他立即瞪起一对蓝色的眼睛，既惊诧又愠怒地看着我，一只手握着锅把，好像准备冲着我投过来。但是看到我在向他使眼色，他便心平气和地说道：“先走吧，先走吧……”我再次向他递了个眼色，才走到门外，在外面停了下来；鬚发年轻人挺直身子，也跟着走了出来，一声不响地、直勾勾地看着我，一面点燃一支